

吳語的音系歸納問題

游汝傑

復旦大學

提要

趙元任曾指出，音位標音法具有多種可能性，各地吳語音系的歸納法也具有多種可能性，音系歸納沒有唯一正確的答案。究其原因，有五大方面，一是對音系的分析方法不同；二是對原始調查記錄的字音歸納的寬嚴程度不同；三是發音人的語音正在演變之中，同一類的音，有的已變，有的未變；四是在歸納音系時是否採錄音位變體；五是同一地點的音系可能因發音人不同而不同。本文除舉例討論音系歸納非唯一性的上述原因外，還探索嚴式標音和寬式標音的問題、地點方言的聲韻調系統表和同音字表的關係等。

關鍵詞

吳語，音系，嚴式標音，寬式標音，音位

趙元任曾指出，音位標音法具有多種可能性，各地吳語音系的歸納法也具有多種可能性，音系歸納沒有唯一正確的答案（趙元任 1934）。究其原因，有五大方面，一是對音系的分析方法不同；二是對原始調查記錄的字音歸納的寬嚴程度不同；三是發音人的語音正在演變之中，同一類的音，有的已變，有的未變；四是在歸納音系時是否採錄音位變體；五是同一地點的音系可能因發音人不同而不同。雖然音系歸納沒有唯一正確的答案，但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看，也可以評論不同歸納法的得失。

1. 對音系的分析方法不同

本節主要以溫州話為例，說明歸納音系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得出不同的結果。

漢語研究的新貌：方言、語法與文獻，2016，285-304

©2016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New Horizon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Dialectology, Grammar, and Philology, 2016, 285-304

©2016 by T.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對溫州方言音系的描寫和分析最初見於西儒的兩種著作：

Edward Harper Parker, *The Wenchow dialect*, *China Review* 1884, 12, 162-175: 377-389. Hongkong.

P.H.S. Montgomery, *Introduction to the Wenchow dialect*,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294p, 1893. 22cm.

第二種著作的作者 P.H.S. Montgomery 中文名為孟高美，是皇家海關工作人員。

據《自序》，此書為居住在外國人的外國人而編，目的在於幫助他們略知當地方言。書中的四十課課文譯自《語言自邇集》，由作者的老師、當地學者陳梅生將官話譯為溫州話。在當地傳教的 W.E. Soothill (蘇惠廉) 牧師曾參議編寫工作，並校正稿樣。又對單字的聲調有所說明。

此書正文前有“反切音”，即是音節表。音節表共列出 451 個音節（不計聲調），每一音節又分平上去入四個聲調列成四欄，在聲調和音節的交叉點寫出漢字，共收 2406 個漢字。其中平聲 960 字、上聲 481 字、去聲 593 字、入聲 372 字。在 2406 個漢字中重出的有 93 字，其中聲母和韻母不同的有 54 字，聲調不同的有 39 字。無字可寫的但口語中存在的音節用 * 表示。舌尖元音不標示，如私 sz、時 z、知 tsz、此 ts'、遲 dz。

今據音節表整理當時的溫州話聲母和韻母系統如下。原書用羅馬拼音系統標寫音節，今將各音節中的聲母和韻母析出，轉寫成國際音標，見於方括號內。音節右上角記 * 者不見於今溫州話。加方框者不見於此書，但見於今溫州話。見表 1。

表 1 溫州話聲韻調系統 (1892 年)

表 1.1 聲母 (40)

p 波本北 [p]	ph 普品匹 [ph]	b 皮瓶別 [b]	m 眉面密 [m]	f 飛付福 [f]	v 舞文罰 [v]	
t 刀東答 [t]	th 剃通踢 [th]	d 地洞讀 [d]	n 奶農捺 [n]			l 溜攏綠 [l]
ts 子棕汁 [ts]	tsh 雌猜尺 [tsh]	dz 池呈直 [dz]		s 四送式 [s]	z 事晴席 [z]	

ch 肌追株 [tʃ]	chh 吹炊欺 [tʃh]	dj 其奇除 [dʒ]		sh 屎書輸 [ʃ]	j 如誰儒 [ʒ]	
tɕ 張中接 [tɕ]	tɕh 牽沖切 [tɕh]	dz 丈蟲傑 [dz]	n 粘女玉 [n]	sh 香兄雪 [ɕ]	j 弱嚼 [ʒ]	
k 街公角 [k]	kh 開孔客 [kh]	g 厚軋 [g]	ŋ 熬瓦嶽 [ŋ]	h 好烘黑 [h]	‘ 鞋紅盒 [ɦ]	
*kw 規關 [kw]	*kw‘ 魁虧 [khw]	*gw 閩攢 [gw]				
*w 彎煨痿 [w]	*hw 灰昏轟 [hw]	*wh 還湖回 [ɦw]				
y 翼藥 [j]						

表中有六個聲母，即 *kw [kw]、*kw‘ [khw]、*gw [gw]、*w [w]、*hw [hw]、*wh [ɦw] 不見於今溫州話。可能僅用於當年的讀書音。

表 1.2 韻母 (26)

*i 水雞吹旗 [ɨ]	i 衣移比歌 [i]	u 火布褲穀 [u]	ü 女貴幹月 [y]
a 爸拿他腳 [a]	ia 曉鳥腳藥	ua 彎挽縮	
oe 亨桁鸚耕 [ɛ]	ioe 表打叫腰 [iɛ]	uiɛ [天+明]	
ü 夫布度醋 [ʉ]			
e 戴菜開賊 [e]	*ie 央		*üe 元船汗月 [ye]
öe 報刀早告 [ɜ]			
ö 半短算盒 [œ]			
o 馬沙家落 [ɔ]			yo 捉束玉局
oa 忙湯炒床 [ɔ]	*iao 癱枉 [iao]		yo 鐘雙床勇

ai 杯對脆國	iai 一益	uai 畏煨癢
[ai] 並	[iai]	
ei 比低寫石		
ao 透走久遊	iau 久球遊幼	
[au]		
iu 多做頭六	iru 酒手肉熟	
[iu]		
ang 門凳斤棍	ian 斤近忍印	uan 溫搵
[aŋ]		
ing 餅亭井繩		
[iŋ]		
ung 捧洞送雄	yoŋ 中春雄永	
[uŋ]		
m 姆	n 唔	ng
[m]	[ŋ]	[ŋ]

表上有四個韻母不見於今溫州話，即 *i *ie *üe *iao，有十二個韻母（加方框者）未見於此書，但見於今溫州話。乖互的原因除古今音變外，大多是音系分析方法不同所致。例字未分文白讀，如“溫”字讀 uan 應是文讀。

據此書《聲調說明》，單字調共有八個，平上去入四聲各分高低，調形用曲線表示。原書所載調類名稱及調形照錄如下。

調類	上平	下平	上上	下上	上去	下去	上入	下入
調形	—	⌒	⌒	⌒	↘	—	↗	↘

今按原書調形曲線，用五度制折合成調值，用數碼表示：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44	331	53	342	51	11	214	213

瑞典語言學家高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1889-1978）的《中國音韻學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是他構擬中古音的代表作，陸續發表於 1915-1926 間。此書第四卷《方言字彙》，是 26 處方言 3000 來個字音比較表。溫州方言是其中之一。

高本漢書中的溫州音，是採用 Parker 的記錄，他說：“至於溫州揚州漢口不幸除去 Parker 以外，沒有別的材料可用，我不得已就只好用他的了。不過用的時候得用種種小心謹慎的方法去防備他。”（高本漢 1926: 10（《緒論》））Parker 所記錄的溫州話除了有上文述及的 *The Wenchow dialect* 外，還有他給翟理斯的《華英字典》所注的溫州音。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英國人，1845-1935）的《華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於 1892 年由 Kelly and Welsh 公司出版。後於 1912 年出版了三卷本增訂版（revised edition, 1912, Kelly and Welsh）。孟高美記錄溫州音在 Parker 之後，在高本漢之前。但高本漢沒有提到參考孟高美所記的溫州音。

用現代描寫語言學的方法記錄的溫州話最早見於趙元任的《現代吳語的研究》（1928）。趙書所見的溫州音系，將在下文詳列。

對溫州方言中老派音系的描寫和歸納，在趙元任後，比較重要的有四家，即：

鄭張尚芳《溫州音系》，1964 年。

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方言辭彙》，1995 年。（其中溫州音系由楊乾明編寫）

潘悟雲《溫州話音檔》，1998 年。

游汝傑、楊乾明《溫州方言詞典》，1998 年。（其中溫州音系由游汝傑編寫）

錢乃榮《當代吳語研究》（1992）對溫州方言也有記錄和描寫，因所記是新派溫州話，本文暫不討論。

表 2 是筆者歸納的“溫州話聲韻調表”。調查時間是 1997 年，發音人是葉雲帆，時年 84 歲。

表 2 溫州話聲韻調表（摘自《溫州方言詞典》）

表 2.1 聲母（29）

p 布本北	ph 普拼匹	b 皮瓶別	m 眯面密	f 飛付福	v 湖文服	
t 刀東答	th 剃通踢	d 地洞讀	n 奶農捺			l 溜攏綠
ts 子棕汁	tsh 雌猜尺	dz 池呈直		s 四送式	z 事晴席	
tc 張中接	tch 牽沖切	dz 丈蟲傑	n 粘女玉	ç 香兄雪	j 移順術	

k 街公角	kh 開孔客	g 擱厚軋	ŋ 熬瓦嶽	h 好烘黑	fi 鞋紅盒	
∅ 鴨衣烏碗						

表 2.2 韻母 (35)

ɿ 書雞吹旗	i 衣移煙歌	u 火布褲穀	y 女貴幹月
a 爸拿他阿	ia 曉烏腳藥	ua 彎挽綰	
ɛ 亨行鸚杏	ie 表打叫耕	uiɛ [天+明]	
e 戴菜開賊			
ə 報刀早告			
ø 半短算盒			
o 馬沙家落			yo 捉束玉局
		uo 忙湯炒光	yo 鐘雙床勇
ai 杯對脆國	iai 吉吸及益	uai 畏煨癩頸	
ei 比低寫石			
au 透走狗甌	iau 久球遊幼		
ɤu 多做頭六	ixu 酒手肉熟		
øy 布粗吐魚			
aŋ 門凳進棍	iaŋ 斤近忍印	uaŋ 溫搵	
eŋ 餅亭井繩			
oŋ 捧洞送風			yoŋ 中春雄永
m 姆	ŋ 唔	ŋ̇ 兒吳我二	

表 2.3 聲調 (8)

單字調共有八個，平上去入四聲各分陰陽，陰調類高，陽調類低：

調類	調號	調值	例字
陰平	1	33	高天三飛
陽平	2	31	平神人雲
陰上	3	<u>35</u>	走草好粉
陽上	4	<u>24</u>	老近淡厚
陰去	5	42	對怕送放
陽去	6	11	大樹帽用
陰入	7	313	急黑桌鐵
陽入	8	212	麥雜白俗

表 3 為“各家聲韻調數量比較表”。

表 3 各家聲韻調數量比較表

	趙 1920	鄭張 1964	楊 1995	游 1998	潘 1998
聲母	29	36	29	29	36
韻母	41	23	34	35	22
聲調	7	8	8	8	6

表 4 為“各家聲母差異比較表”。

表 4 各家聲母差異比較表

鄭張 1964	楊 1995	游 1998	潘 1998	例字	備註
v	v	v	v	煩	帶濁流和帶緊喉從合
<u>v</u>			<u>v</u>	灣	帶濁流和帶緊喉從分
m	m	m	m	未	帶濁流和帶緊喉從合
<u>m</u>			<u>m</u>	味	帶濁流和帶緊喉從分
n	n	n	n	奶牛奶	帶濁流和帶緊喉從合
<u>n</u>			<u>n</u>	那	帶濁流和帶緊喉從分
l	l	l	l	留	帶濁流和帶緊喉從合
<u>l</u>			<u>l</u>	溜	帶濁流和帶緊喉從分
ŋ	ŋ	ŋ	ŋ	泥	帶濁流和帶緊喉從合
<u>ŋ</u>			<u>ŋ</u>	粘	帶濁流和帶緊喉從分
j	j	j	j	鹽	帶濁流和帶緊喉從合
<u>j</u>			<u>j</u>	醃	帶濁流和帶緊喉從分
ɲ	ɲ	ɲ	ɲ	我	帶濁流和帶緊喉從合
<u>ɲ</u>			<u>ɲ</u>	唔應答聲	帶濁流和帶緊喉從分

鄭張和潘列有 36 個聲母，楊和游僅列出 29 個聲母，兩者相差較大，其原因是鄭張和潘把鼻音、邊音、唇齒濁音和半元音分成帶濁流和帶緊喉的兩套，楊和游把帶濁流和帶緊喉的兩套合併為一套。從合不從分的理由是兩者對立互補，帶濁流的配陽調，帶緊喉的配陰調。這兩種歸納都是正確的。不過鄭張和潘表中帶緊喉的 η ，並沒有用作聲母的用例，只能用自成音節的“唔應答聲”或“耳朵”的“耳”（有帶濁流和帶緊喉兩讀）。所以應該作為自成音節的韻母來處理較妥。

其他吳語的情況也差不多，帶濁流和帶緊喉的鼻音和邊音，有從合和從分兩種處理的方法。雖然在其他吳語裏唇齒濁音和半元音也有帶濁流和帶緊喉兩套，例如許多太湖片吳語的合口呼前拼零聲母時，音位 /u/ 的實際音值是 ʔv ，唇齒微觸，並且帶緊喉作用，如“彎、碗”，同時又有 v 聲母（老派常有 v 和 β 兩個變體）。但將鼻音和邊音分成兩套的論著，卻並不把唇齒音也分成兩套，“從分”的原則沒有徹底貫徹。筆者認為如從分，這三類音就應該全都從分，如從合，就全部從合。

表 5 為“各家韻母差異比較表”。

表 5 各家韻母差異比較表

鄭張 1964	楊 1995	游 1998	潘 1998	備註
a	a	a	a	
a	ia	ia	a	介音 i 是否歸聲母
a	ua	ua	a	介音 u 是否歸聲母
ɜ	ɜ	ə	ɜ	豪韻記為 ɜ 或 ə
iɛ	iɛ	iɛ	iɛ	
iɛ	ue	uiɛ	iɛ	介音 i 是否歸聲母；楊缺介音 i，失誤
o	o	o	o	
o	yo	yo	o	介音 y 是否歸聲母
ai	ai	ai	ai	
ai	iai	iai	ai	介音 i 是否歸聲母
ai	uai	uai	ai	介音 u 是否歸聲母
au	au	au	au	
au	iau	iau	au	介音 i 是否歸聲母
ɣu	əu	ɣu	ɣu	前一元音記為 ɣ 或 ə
ɣu	iəu	iɣu	ɣu	介音 i 是否歸聲母
aŋ	aŋ	aŋ	aŋ	
aŋ	iaŋ	iaŋ	aŋ	介音 i 是否歸聲母
aŋ	uaŋ	uaŋ	aŋ	介音 u 是否歸聲母
ŋ	ŋ	ŋ		潘缺 ŋ 韻，失收
ŋ		ŋ		楊、潘缺 ŋ 韻，失收
ɨ̃	ɨ̃	ɨ̃	ɨ̃	

吳語裏的介音 [i u y] 比普通話短，趙元任早就指出：“吳母 [i u y] 等韻頭（‘介母’）往往是聲母的形容者，或不是形容者也很短，不像在國語那末長，因此介母嚴格的應改寫成上小字或下小字，但因為吳語都是這樣，所以都從簡寫成大字。”（趙元任 1928: 38）趙元任雖然認為吳語的介音比較短，但他並沒有將其劃歸聲母的一部分。鄭張尚芳則認為溫州的介音 [i u y] “只是聲母的形容性附屬成分”（鄭張尚芳 1964: 37）。因此，他所歸納的音系，沒有帶 [i u y] 介音的韻母。從他對溫州話介音的性質的認識來看，他這樣處理，也無不可。但如此處理會打亂吳語和其他漢語方言音系的聲韻調格局，也就是說漢語音節“聲母 + 介音 + 韻母”的格局會因此打破。權衡利弊，筆者在歸納溫州話音系的時候還是保留 [i u y] 介音。

此外， $ui\epsilon$ 韻楊記為 $u\epsilon$ ，認為無介音 i ，應是他的失誤。 γu 和 $i\gamma u$ 韻楊記為 ϵu 韻 $i\epsilon u$ ，他用了較常見的音標 ϵ ，也無不可。豪韻鄭張、楊和潘記為 ϵ ，游用較常見的音標 ϵ ，也無不可。溫州話應有 η 韻，如用於“唔胚 [η^{31} phai⁴⁴]”（不像樣，太離譜）、“唔膽 [η^{31} ta³⁵]”（沒膽量）、“唔冇 [η^{31} nau³⁵]”（沒有）、“飯煮有、飯煮唔 [η^{31}]”（大米的出飯率高、低）等。楊、潘失收。還應有 m 韻，如用於“姆媽 [m^0 ma³⁵]”（母親，面稱），潘失收。

表 6 為“各家聲調差異比較表”。

表 6 各家聲調差異比較表

趙 1920	鄭張 1964	楊 1995	游 1998	潘 1998
陰平	陰平	陰平	陰平	陰平
陽平	陽平	陽平	陽平	陽平
陰上	陰上	陰上	陰上	上聲
陽上	陽上	陽上	陽上	上聲
陰去	陰去	陰去	陰去	陰去
陽去	陽去	陽去	陽去	陽去
陰入	陰入	陰入	陰入	入聲
陽去	陽入	陽入	陽入	入聲
7 調	8 調	8 調	8 調	6 調

關於調位的數量有 8 調、7 調和 6 調的區別。

趙元任認為陽入和陽去合併，總共只有 7 調。他說：“陰入不短，陽入並陽去（木 = 墓，石 = 謝）”（趙元任 1928: 85）。據筆者的調查資料，下述去聲字和入聲字確實讀音相同：幕墓慕暮（模韻合一等去聲）= 襪（月韻合三入聲）= 木（屋韻合一入聲）、目穆牧（屋韻合三入聲）。但僅限於上述三個韻的明母字。大部分去聲字和入聲字的聲調讀音還是有明顯不同的。也許這兩個聲調正處在合併的演變中。對於處在演變中的調位，還是從分不從合為好，因為從合會掩蓋尚未完成演變的事實。

潘悟雲主張上聲和入聲各自只有一個調位，總共只有 6 個調位，他說：“本音檔在聲調處理方面與前賢稍有不同。例如，按照對立互補的原則，溫州話的陰上和陽上，陰入和陽入都歸為一個調位。”（潘悟雲 1998: 141）。又說：“帶緊聲母上聲調比帶松聲母的上聲調調層稍高，因為調形相同，而調形的細微區別是非區別性的，所以歸為一個調位。入聲調的情況相同。”（潘悟雲 1998: 48）

問題是根據《溫州話音檔》的原則，不僅所有溫州片的地點方言都可以只有 6 個調位，而且許多其他吳語的調位元系統也必須大規模調整，舉例如下，見表 7。

表 7 各地吳語單字調歸併舉例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聲調歸併
桐鄉	33	22	53	42	334	223	5	2	8→4
紹興	41	31	335	113	33	11	5	2	8→4
寧海	433	213	42	31	35	24	5	3	8→5
麗水	24	11	544	歸陽平	52	41	5	3	7→5
江山	33	213	342	11	53	31	5	12	8→7

表上每一個地點方言至少有兩個聲調因為對立互補和調形相同，可以合併，調位的總數也相應減少，例如紹興話從 8 個調位減至 4 個調位。

吳江話單字調數量在吳語中是最多的，按聲母送氣、不送氣，可以分為不同的聲調，平上去入各分三調，調形相同，都是平調，只有高低不同，共有 12 個聲調。按《溫州話音檔》的原則，可以歸納為 4 個調位。

從現代音系學的原則來看，紹興話和吳江話調位歸納為 4 個，也是合理的、正確的。但是，這樣一來，調位數會變得與普通話相同。方言與普通話在聲調上

的差異會變得模糊不清。從漢語及其方言的聲調格局及差異的角度來看，溫州話的調位歸納為 8 調可能較好。

2. 對原始調查記錄的字音歸納的寬嚴程度不同

描寫方言語音，有“寬式標音”和“嚴式標音”兩種辦法。寬式標音只標出各種方言的音位，可以用較少的音標和附加符號。嚴式標音不僅要求標出一種方言的音位，而且要求仔細地標出它的音位變體，需要使用較多的音標和附加符號。記錄和分析語音最好是用嚴式標音，只有嚴密、周詳的標記和描寫每一個音，隨後才能據此整理音位系統。趙元任的《現代吳語的研究》所用是嚴式標音。此書的幾種綜合比較表上可以看出溫州方言聲韻調的面貌，但此書並沒有列出溫州方言獨立的聲韻調表。今據此書所見溫州話字音，歸納聲韻調系統表如下，見表 8，並加以評論。對原書所用的音標不合併，也不改寫，只是略去略高、略低、略前、略後等附加符號。

表 8.1 聲母 29 個 (1928 年)

p 巴兵	ph 怕	b 旁	m 門	f 夫方	v 附墳回
t 多丁	th 梯	d 同動	n 奶		l 落
ts 豬責再	tsh 初撐寸	dz 陳直茶殘		s 書山三	z 食成如乳
tɕ 居張周	tɕh 勸起千	dz 求件傳	ɲ 女泥讓危	ç 希虛相宣	ʒ 船順牆
k 公	kh 鉛	g 共狂	ŋ 熬牛	x 好	fi 孩胡詳
∅ 烏汪煙怨					

聲母 η 所用是嚴式標音，但置於聲母表上，改寫成 n 較妥，以便與其他一系列舌面前聲母 $tɕ$ $tɕh$ dz $ç$ $ʒ$ 成一系統。

表 8.2 韻母 41 個 (1928 年)

	i 變點千現	u 福過虎屋	y 鬼靴血鬱
ɿ 茲耳文蕊文			
ʉ 試兩徐居			
ɪ 變點千現			
o 沙家下沃			yo 俗朔燭屬

ɑ 街敗三白	ia 腳弱著捏		
ɔ 包抄交法			
ɒ 方光荒講			yɒ 雙共王
e 該海胎菜	ie 結傑葉業		
ɛ 劣日			
ɛ 爭孟行	iɛ 嘗念長讓	ue 橫	
ɸ 布夫都蘇			
ə 否			
ɜ 豪	iɜ 表		yɜ 橋繞超
ø 暖半南寸末			yø 官歡昏軟
æi 梅催佛入	iæi 劇吸一極	uæi 國	
ai 塊會			
ii 未低尺石			
iu 就劉周肉			
ɬu 走口	iɬu 九		
eŋ 命品丁程			
ɬŋ 肯森困陳	iɬŋ 金興認		
			yɬŋ 迴兄窮營
oŋ 朋絨戎			
ŋ 嚙	ŋ 畝	ŋ̊ 魚耳二吳	

“劣日”兩字韻母記為ɛ，是用嚴式標音。ɛ韻和e韻可以歸併，在韻母表上寫成e較妥，因為e是較常見的元音。

“否”字韻母記為ə，是用嚴式標音。ə韻和ɜ韻可歸併，在韻母表上寫成ə較妥，因為ə是較常見的元音。

“塊會”兩字韻母記為æi，是用嚴式標音。æi韻和ai韻可歸併，在韻母表上寫成ai較妥，因為ai是較常見的韻母。

表 8.3 聲調 7 個 (1928 年)

調類	調值	例字
陰平	44 ⁵	江天
陽平	³ 41	來名同前
陰上	53	懂好土草
陽上	241	有老是稻
陰去	41	對叫去太
陽去	213	事大夢外
陰入	324	不各脫出
陽入	=陽去	六學白石

陰平記為 44⁵，是用嚴式標音。在聲調表上記為 44 就可以了。

陽平記為 ³41，是用嚴式標音。在聲調表上記為 41 就可以了。

值得注意的是趙元任將陰上調的調值記為降調 53，與後來的調查記錄者大相徑庭。見表 9。

表 9 各家單字調調值比較表

	孟 1893	趙 1920	鄭張 1964	楊 1995	游 1998	潘 1998
陰平	44	44 ⁵	44	44	33	33
陽平	331	³ 41	31	31	31	31
陰上	53	53	45	45	35	35
陽上	342	241	34	34	24	同上
陰去	51	41	42	42	42	42
陽去	11	213	22	22	11	22
陰入	214	324	323	323	323	213
陽去	213	=陽去	212	212	212	同上

比較六人的記錄，最大的差別在於上聲，陰上調孟國美和趙元任所記為降調，筆者記為升調，陽上調前兩人記為升降調，筆者記為升調。筆者所記與鄭張尚芳在六十年代所記相同，也與楊乾明和潘悟雲相同。趙元任 1927 年調查吳語時，未到過溫州進行實地調查，溫州音是在紹興記的，發音人一是周夫人（年齡

未詳，在溫州城內住過，“近在紹興”），另一人是王梅菴（40多歲，在溫州城內住過，“近在紹興”）。筆者的發音人葉雲帆生於1908年，當1927年趙元任調查吳語時，他也已29歲。蒙哥馬利和趙元任將陽上調記為升降調，可能是發音人念單字調時速度較慢，調尾趨降之故，與筆者記為升調並無實質差別。但將陰上調記為降調，筆者實在不敢信從。

3. 發音人的語音正在演變過程之中，同一類的字音，有的已變，有的未變

這種情況在各地新派方言中尤其多見，例如上海郊區金山、奉賢、青浦、南匯的新派方言，ʔb、ʔd兩聲母正在向p、t兩聲母演變。如果同時採錄這兩套，在這些方言裏塞音就會有四套，即不送氣清音、送氣清音、內爆音和濁音。如果僅列出ʔb、ʔd兩聲母，加以文字說明，也無不可。金山的ʔb、ʔd，在筆者所調查的新派發音人的口中內爆的程度已很輕，幾乎已經完全變成p、t，但是新派上海奉賢方言的發音人，確實比較完整地保留了ʔb、ʔd，僅在下列字中變為p：波、菠、播、把、般。

新派松江方言的陽上調的調值正在變得與陽去調一樣。處理的方法有二，一是仍保留陽上調和陽去調的區別；二是將陽上調併入陽去調。類似的情況還有新派莘莊方言，部分陰去字可能是受到普通話的影響，從35中升調變讀為53陰升降調，如帳、抗、世、送、共。較好的處理方法是保留陰去調作為獨立的調類。

在歸納音系時，較好的處理方法是同時列出未變和已變的兩類音。這樣能更準確地反映方言的事實，也有利於研究語音演變。

類似的情況是一些字音有任意兩讀的現象。採錄任何一種讀音都應該是允許的。例如據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的記載，江蘇吳縣（盛澤）和浙江嘉興的ən韻的韻尾讀前鼻音n或後鼻音ŋ是任意的，沒有區別音位的價值。但是oŋ韻的韻尾只能讀成後鼻音的ŋ。所以在這兩個方言的音系裏，ən韻寫成ən或əŋ都是正確的。

4. 同一個音位有兩個變體

幾乎所有吳語鼻音和邊音都有帶緊喉和濁流兩套，帶緊喉的併陰聲調，帶濁流的併陽聲調，可以說是兩套音位變體，在歸納音系時，可以合併成一套，也可以分成兩套。上文討論溫州音系時已述及。

又例如老派金山話聲母 ϕ 、 β 各有兩個變體，即 ϕ (ϕ 、 f)、 β (β 、 v)，與 e 韻、 əŋ 韻和 əʔ 韻相拼時，讀雙唇音 ϕ 、 β ，如父 βu 灰 ϕe 昏 $\phi \text{əŋ}$ 忽 $\phi \text{əʔ}$ ；與其他韻相拼時讀唇齒音 f 、 v ，如飛 fi 房 $v\tilde{a}$ 。 c 、 c^h 、 j 、 ζ 、 η 各有兩個變體；即 c ($\text{t}\zeta$ 、 c) c^h ($\text{t}\zeta^h$ 、 c^h) j ($\text{d}\zeta$ 、 j) ζ (ζ 、 ζ) η ($\text{n}\eta$ 、 η) 與撮口呼和齊齒呼中的 $i\tilde{e}$ 韻、 i 韻、 $i\text{r}$ 韻相拼時，讀舌面前音 $\text{t}\zeta$ 、 $\text{t}\zeta^h$ 、 $\text{d}\zeta$ 、 ζ 、 n^h ，如雞 $\text{t}\zeta i$ 區 $\text{t}\zeta^h$ 權 $\text{d}\zeta \text{ø}$ 戲 ζi 桔 $\text{t}\zeta y \text{ø} \text{ʔ}$ ；與其他韻相拼時讀舌面中音 c 、 c^h 、 j 、 ζ 、 η ，如斤 $\zeta i \text{eŋ}$ 吃 $c^h i \text{a} \text{ʔ}$ 橋 $j i \text{ø}$ 憲 ζe 。在歸納音系時可以合併成一套，也可以分成兩套。

雖然就某一個音位來說分合是兩可的，但是就同一個音系來說，從分或從合應有一致性，例如老派金山話音系，如果帶緊喉和濁流的鼻音和邊音合為一套，那麼 ϕ (ϕ 、 f) 和 β (β 、 v) 最好也合為一套。不過是採用 ϕ 和 β ，或 f 和 v 是要另行考慮的問題。

5. 同一地點的音系可能因發音人不同而不同

筆者在上海金山朱涇鎮曾詳細調查記錄三個老派發音人的語音，甲有 54 個韻母，乙只有 53 個聲母。其原因是甲多了一個韻母 ie （淺煎錢線），而乙將甲的 e 韻（半男堆）和 ie 韻合併成一個 e 韻（半男面）。

甲和乙都只有七個單字調，丙有八個單字調，見表 10。

表 10 上海金山發音人單字調調類差異表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甲	53	31	44	=陽去	34	13	ʔ55	ʔ12
乙	53	31	44	=陽去	34	13	ʔ55	ʔ12
丙	53	31	44	22	34	13	ʔ55	ʔ12

甲和乙將陽上調併入陽去調，而甲的陽上和陽去仍然從分不從合，而且調值 22 也與周邊的老派方言相同，如松江和奉賢。這三人的音系各自都是正確的，無所謂對錯，但如果從老派的特徵來看，丙應該具有更大的代表性。或者將三者的音系同時列出也無不可。雖然從理論上來說，方言學的被調查人是經嚴格的程式人為選定的，原則上是一地一人調查定標準。但實際上我們不得不參考第二或第三個發音人的讀音。從社會語言學的觀點來看，生活在同一個社區的人，因為社會背景不同，語音因人而異是不足為怪的。

方言調查的第一步功夫，就是實地記錄字音。記音有“寬式標音”（broad transcription）和“嚴式標音”（narrow transcription）兩種辦法。寬式標音只標出各種方言的音位，少用音標，不用或少用附加符號。嚴式標音不僅要求標出一種方言的音位，而且要求仔細地標出它的音位變體，需要使用較多的音標和附加符號。記錄和分析語音最好是用嚴式標音，只有嚴密、周詳地標記和描寫每一個音，隨後才能據此整理音位系統。研究語音演變和比較鄰近方言的語音，嚴式標音是不可或缺的。《現代吳語的研究》就是採用嚴式標音法的，例如靖江和江陰都有 æ 和 ɒ 韻母，但靖江的這兩個韻母開口度略高，與江陰有所不同，作者用嚴式音標描寫兩者的差異。如果只用寬式的音位標音，兩者的差異就會被掩蓋。《方言調查字表》的最後一頁，列出 14 種附加符號，除了清音化、鼻化、成音節外，當代的描寫方言學著作，基本不用這些附加符號。能全面繼承趙元任嚴式標音傳統的專著似乎只有錢乃榮的《當代吳語研究》（1992）。

對一個地點方言音系的描寫最起碼的是列出聲母表、韻母表和聲調表，它們是根據實地調查記錄下來的字音歸納出來的成系統的音位。在音標的選用上，最好採用較常見的音標，例如採用較常見的 e ，而不採用 ɛ ；採用較常見的 n 或 ŋ ，而不是 ɲ 。附加符號也不必附加了。這樣做並不會影響音系結構，而便於閱讀，也有利凸顯音系結構和音位系統。

用嚴式標音的方法記錄下來的每一個字的實際讀音，可以保留在同音字表裏。例如新派上海莘莊方言同音字表中的 e 韻（節選）（游汝傑主編 2013），見表 11。

表 11 上海莘莊方言同音字表中的 e 韻（節選）

$\text{e}/\text{ɪ}/\text{e}^i/\text{ei}$

pe^{53}	杯悲／搬 ?b 邊鞭編 pi^{53}
pe^{55}	扁匾蔽 pi^{55}
pe^{35}	變貝新派背 \sim 誦／半 ?b
p^he^{53}	潘坯土 \sim 、毛 \sim 房偏
p^he^{35}	配判片騙 p^hi^{35}
be^{23}	陪培賠裴倍備伴拌叛絆
be^{31}	盤
ve	（匣母字）
ve^{31}	完
me^{31}	瞞饅綿綿 mi^{31}

me ²³	梅枚媒每煤妹滿面~條
te ⁵³	堆 (/ʔd/)
te ³⁵	對店 (/ʔd/) 典點抵 u ³⁵ (/ʔd/)
t ^h e ⁵³	推貪天
t ^h e ⁵⁵	舔
de ³¹	甜田填
de ²³	貸代袋隊電
ne ²³	內
le ²³	雷累積~、連~類廉鎌斂戀 (這組聽感上有非常明顯的 i ⁱ 、e ⁱ 感覺)

e 韻的實際讀音有 e/ɪⁱ/eⁱ/ei，共五個，同屬 e 這個音位的字除了通常讀作 e 之外，另有四種不同的讀法，即“搬邊鞭編”讀為 pr⁵³；“配判片騙”讀作 p^hi³⁵；“瞞饅棉綿”讀作 mi³¹；“雷累積~、連~類廉鎌斂戀”讀作 iⁱ、eⁱ。此外，作者在“搬、半、堆、店、抵”等字後注上 ʔb，說明這幾個字的聲母讀作內爆音，而不是所有雙唇清塞音都讀為內爆音，這是新派的特點。作者在實地調查時採用了嚴式標音法記音，並把這些讀音保留在同音字表裏。這是值得肯定的做法。

與此不同，當前許多作者在實地調查時即用寬式標音法，或可稱為“音位標音法”記音。這樣一來，歸納聲韻調表和同音字表當然簡便許多，但是描寫是不準確的，做法是不嚴謹的。有的作者雖然嚴式記音，但聲韻調表和同音字表統統用音位標音。這樣做會掩蓋了許多字音的實際差別，雖然可以用文字說明來補救，但效果還是明顯不及直接寫在同音字表上。當前許多方言調查人員拿答錄機或筆記本電腦到實地錄音，返回駐地再記音。這樣做顯然不利於嚴式標音，結果往往只能用寬式的“音位標音”。在電腦時代，方言記音還是要強調在實地記音。實地記音的好處很多，例如有利於觀察發音人發音時口、舌、唇的狀態；有利於模仿發音人的語音；有利於比字、辨音；有利於反復詢問，修正最初的記音等。

結語：吳語的音系歸納沒有唯一正確的答案，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各人對音系的分析方法見仁見智，但從不同的角度仍然可以評論各種分析和歸納方法的得失。音系歸納的基礎是用嚴式標音方法記錄下來的字音。

參考文獻

- 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1995。《漢語方言辭彙》（第二版）。北京：語文出版社。
高本漢。1995。《中國音韻學研究》（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 潘悟雲。1998。《溫州話音檔》。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錢乃榮。1992。《當代吳語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許寶華、湯珍珠、游汝傑。1987。上海市與江蘇省、浙江省交界地區方言的內部差異。《語言研究集刊》第1輯，頁257-270。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游汝傑。2010。上海郊區語音近30年來的變化。《方言》第3期，頁194-200。
- 游汝傑、楊乾明。1998。《溫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游汝傑主編。2013。《上海地區方言調查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趙元任。1928。《現代吳語的研究》。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
- 鄭張尚芳。1964。溫州音系。《中國語文》第1期，頁28-60, 75。
- Chao, Yuan Ren. 1934. The non-uniqueness of phonemic solutions of phonetic system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4(4): 363-397.

On Induction of Phonological System of Wu Dialects

Rujie You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Yuen Ren Chao pointed out there is non-uniqueness of phonemic solutions of phonetic systems, and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re is non-uniqueness of inductive methods of phonological system of Wu dialects. It is mainly caused by following reasons: different analysis methods; narrow or broad transcription; undergoing phonetic evolution; adoption of phoneme or allophone and different informants. Problems of transcription methods, tables of phonological system and syllabary of homophone are also explored.

Keywords

Wu dialects, phonology, narrow transcription, broad transcription, phoneme